

十月颂

■臧凤海

十月,带着原野稻谷的馨香,伴着金秋爽风,踏着诗的韵律,踩着歌的节拍,从硕果累累的枝头走来,从鳞次栉比的楼群走来,从历史深处走来——带着史诗般沉甸甸的光荣从13亿心灵中走来。

十月,是一篇激扬文字,交织着苦难和光荣、忧患和欣喜。当人们以寻觅的目光穿越世纪,循着岁月的轨迹追溯历史之源,便看到遥远的年代,华夏的土地上曾经是一片废墟,大地贫瘠,天空暗淡。开辟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,奏响了人类最动人的乐章,也成为中国革命的序曲。经过生与死、血与火的拼击和搏斗,十月一日,中华大地上终于回荡起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”的一代伟人饱含深情的铿锵之声。

走进十月,暖人心脾的《春天的故事》给世界一个惊奇,祖国丰腴的怀抱里不再是横亘荒芜的山脊,我们正健步迈向更高更美的境地;激昂豪迈的《走进新时代》,激励我们高举旗帜开创未来,抓住机遇,鹏程万里。十月如歌,昭示着一个真理: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新中国,只有共产党,才能建设新中国。

走进十月,庄稼和果实成熟的季节、收获的季节哦,不仅是金灿灿的稻菽,沉甸甸的果实,更有那金灿灿的理想、沉甸甸的向往……

伴着漫山红遍的秋叶和掠过蓝天的飞鸽,我们昂首阔步在祖国的大地上,高唱十月的颂歌,向前,向前!

当暮色来临的时候
就让我仓促地拟定一个与秋有关的诺言
再缓缓地删去一些冷漠的心声
我知道
所有的美好都已行将过去
却永远记载在我心中
在这条秋的山径
我要唱完那首没有唱完的歌
再把陈旧泛白的岁月拖出来搓洗晾晒和添色
让你读那一笔写下了多年仍墨迹未干的激情

总有些藤蔓交集的山径会荒芜
总有些古老的秘密会在不经意间泄露
总有些故事会在秋天里落幕与终结
人生本是一本纠缠着美丽与灰蒙的诗集
不必沉迷梦里爱的呓语
也不必追悔已成过去的往事

秋的山径

■胥智慧

在这条秋的山径
我不沾含泪的露水
不踩沉重的青苔
不捕寂寞的蝶
也不摘着涩的叶与虚妄的果实
还是执意牵你的手
缓步于林间搜寻沉淀在时间背后的身影
在每一道山岔口的转角处
搜集与爱情有关的那一尾红狐的记忆

汇龙潭

汇龙潭秋枫 ■顾丰



HUILONG TAN

我爱秋天

■谢晓辉

春华秋实,我喜欢春天,但是,我更爱秋天。

春天,花艳春雨多。但是,满目的流光溢彩,淅淅沥沥的绵雨却有几分落魄。秋天,秋高气爽,金风飘香,成熟的果子挂满枝头。

秋天,是四季中最丰富的自然“博览会”,那些在春天看到的万花,此时可以随心所欲地采摘果实了。你想感觉梨花的滋味,有梨的果实;你想追寻葡萄的足迹,有葡萄的影姿。秋天把春天的诺言化成了事实。

春天,给人迷眼的色彩,在这缤纷的色彩中,更多的人会心潮澎湃,并在信誓旦旦中迷失自我。所以,春天的后面是堆耐的沉寂,是最容易失却初衷的一片沼泽。然而,没有春天,就不会有农家人时时按捺于心的期盼。不论是穷还是富,春天对农家人来说就是希望,并期待着秋天的收获季节。春天也是雨的季节,春雨霏霏,朦朦胧胧。等到日渐晴朗时,大地被满是青枝绿叶所覆盖。于是,夏季终于替代了明媚的春天。

秋天,空阔无垠,是一个明亮、朗洁的苍穹;地,在秋阳的照耀下,一派金灿灿的光亮。此时,山静默,水蔚蓝,好像是苍穹特意的照影。一位诗人曾说: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潮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我爱在秋天里独步。秋天的旷野,最能激发人的游兴。你可以将步子放得从容,君临一切。间或,有鸟由草丛腾起,一声啾啾,扑楞楞地冲上天空;抑或你会站在一条悄无声息、却又是悠悠流淌的小溪边凝视良久……

秋色深浓。山林被几阵寒风吹过后变成褐色,到处都挂着大大小小的果子。偶尔一声鸟叫,声音也分外脆亮,真可谓“山静鸟更鸣”。面对峭岩削立,风光独美,心情倏地兴奋起来。若得一叠流泉、飞瀑或古松,顿时觉得大自然造化之伟大。而这一切,春天是不具有的。春天带给我们的是忙碌,秋天引来的则是宁静,是大自然为所有生灵安排的休闲时光。

秋天,不仅有果实的收获,还有山水相伴相随的情思,与情思相伴的哲思,与哲思相融的人生真谛。爱恋山水在秋,悟透人生也在秋。秋天把生命的果实全部写在天地之间。

私塾之记

■基口淮

一本书读完再换一本,如此这般。同时开蒙的学生,由于天资有别,勤奋不一,进步快慢便不同。有些后入学的可以超过先入学的。在私塾读了4、5年的学生,便要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幼学琼林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史记》等课文。先生逐个向学生讲解一段一章的内容,学生回到座位上反复吟读,领会,第二天,到先生面前去复讲,如有错误,先生指正。之后若是再错,可能受罚。比如用板子打手心是较重的惩罚。

由于不用统一课本,不分科,也无所谓留级。先生对学习差的学生虽有责罚,但也不过分逼逼。读私塾也无毕业与否的概念。在取消科举制后,私塾里读书的孩子,到了18岁,要么随大人外出做工、经商,要么就在家务农,别无他途。

私塾里所读之书,除国学之外,并无数学、物理、化学,也无音乐、体育课。除读书、背书、讲书之外,先生还每隔6、7天布置一次作文,或论述古文中的一句话,或议论时事,大凡是说论文和

记叙文。每次作文,先生都认真批阅。另有一门并行的课程是写毛笔字。我写毛笔字是从“描红”开始。所谓描红,是买来现成的用红漆写了字的白板,用墨笔依样描写,写完后用湿抹布擦去,重新描写。我那描红板上的“上古大人,孔氏乙己,化及三千,七十二士”,今犹历历在目。“描红”一段时间之后,便徒手“写仿”,在专供练毛笔字的8开大小的本子上对照字帖写大字。每天写1、2页。写好后再交先生批阅。先生往往用朱笔在写得好的大字的右上角打圈,写得不好的打“×”。

私塾先生除管教学以外,也管学生的课外表现。对课外表现不良的学生,必定惩罚,不但打手心,甚至打屁股。可见私塾先生要学问好,人品好。否则,将被东家炒鱿鱼。而对于表现好、教育有方的先生,会被常年聘用。

私塾先生以私塾为家。除了春节年假和夏季农忙假外难得回家。先生的伙食由学生家长轮流供应。学生家庭即使经济条件不好,对先生的伙食总是不愿怠慢的。先生的薪金聘请时讲定,由学生家长按期付给,绝无拖欠。家境贫困的孩子,上不起私塾的。

1950年,村里停办私塾,办起了小学。因此,我只读了4年私塾后,便转入了小学,从而有了考中学、考大学的机会。

“祥伯伯”和他的鸡群

■陈健生

伯”常常送鸡蛋上门。李家的姥姥病了,他给拎上2斤鸡蛋;张家的木匠发烧,他就送上些白莹莹的双黄大鸡蛋……每年的端午节,村里的人都会吃到他送去的福蛋。

周末晚上的饭桌上,“祥伯伯”的儿子说话了:“父亲,我每月都给您生活费,您是不是嫌少了?”“这是什么话?”父亲说。“那养鸡图什么?”儿子说。“那得啥事呀?”“祥伯伯”不由皱了皱眉头。

儿子放下饭碗:“父亲,单位里的人都说我。他们说您老爸这么大了还早晨忙到

晚上,养上一大群鸡,一定是你想要他帮你发财。父亲呀,这话我听了多难受。我求您不要再养鸡了,少烦恼,多宽心,可以长寿。”

儿媳紧随着丈夫说:“公公,您吃穿住和花钱都不愁,又何苦去忙那些鸡呢?您把孙子管好,那将来出息可大了。”“这,这怎么行?”“祥伯伯”原想趁自己身体还硬朗,为乡亲们再办点事,没想到在自己家里“碰壁”了。

“父亲,您别再坚持了,把鸡卖掉。我给您买一套运动服、一只小型收录机;您学着做做老年体操,听听新闻和文艺节目,到村老年活

动室跑跑……”儿子进一步劝说。

“祥伯伯”不由呆住了,儿子怎么会这样想呢?要他过享清福的生活,他实在过不了。他那腿子在泥土里“深入浅出”,他那长满老茧的手干惯了活,他不习惯吃了玩、玩了吃的日子。

“祥伯伯”对孙子说:“给爷爷拿笔和纸来。”“噢,爷爷!笔和纸拿来了。”孙子动作敏捷。“你给我画只老母鸡,在它身边画几只小鸡,我要把这画贴在我房里床上。”读初中的孙子挺有灵气,拿起笔,在纸上认真地画了起来。不多久,画面上就出现了一只肥胖的大母鸡,在母鸡的周围陪伴着几只圆圆滚滚的可爱的小鸡。

此时,站在旁边的儿子、媳妇笑得脸上挂满了泪花,孙子也跟着笑了起来,“祥伯伯”更是开怀哈哈大笑……欢乐的笑声冲出屋子,在晴朗的天空飞翔。

我看着外孙女背着沉重的书包走进设施优良的小学时,不禁想起自己幼年开蒙读私塾的经历。

解放前,我老家没有小学,村里的孩子读书都进私塾。我开蒙那天,父亲拎着礼品带着我走进设在族祠堂的私塾,在孔圣人牌位前点燃香烛,要我先给孔圣人磕头,再给教书先生磕头。这样三跪九叩首之后,坐上自家预备的桌凳,我的读书生涯便开始了。

读私塾并无统一课本,全凭家长自选。先读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、杂字、尺牘之类。我父亲还算时髦,给我选购的是当时新编的语文课本,开头几句是:“大羊跑,小羊跑,跑跑跑,跑上桥,黑狗跑来咬……”

那时私塾里的孩子,无论大小男女,全在一个课堂。只是所读书本不同而已。课堂上也无讲台、黑板之类,而是由学生逐个到先生桌前听教,先生根据各个学生的接受能力、学习进程,教授长短、深浅不同的文字,先识字,再背诵。

近年来,见一些电视剧反映私塾的镜头中,学生竟一般大小,共读相同的书,这不符史实。这是穿古装的现代小学的一个班。私塾是一村所有,读私塾的孩子不可能一般大小。即如红楼梦描写的私塾,是官宦大户人家所设,其学生的年龄也有大有小的。

妻子的叔父生活在乡下,退休前是村服装厂的仓库保管员,他待人慈祥友善,因此大家异口同声叫他“祥伯伯”。

“祥伯伯”伴着鸡群,忙得不可开交。他舀出一勺勺鸡食倒在地上,摆好一盆盆水在鸡食的周围。鸡群很快聚拢,欢快地用尖尖的嘴啄食着谷粒;喝水时,鸡伸伸颈,展展翅。看到一只只肥嘟嘟、胖墩墩、毛色油光发亮的鸡子,他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,美滋滋地地地坐了下來。

“祥伯伯”的儿子是镇园林绿化组负责人,儿媳是村服装厂职工,家里经济富裕。“祥伯伯”日子过得逍遥自在,可他却不安心坐享清福,偏要养上使他费心思的鸡群。

退休后,他想了很久,决定自己养草鸡,让宅上的住户都能吃上新鲜的草鸡蛋。于是,他就买回一群小鸡,精心地饲养起来。“祥伯